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六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七首

逵尊坊碑記

今上立　皇太子故臣由六十以上皆進階其在六卿由八十以上遣有司存問如禮凡諸耆舊莫不偶喁工部尚書胡松居績溪奉　詔進階一品明年巳巳則尚書八十春秋云於是搢紳諸生三老豪傑謁縣大夫請表尚書閭明　天子德意縣大夫敬諾則相與鳩工庀事不日告成署其閭日逵尊以待存問

立石閭右屬鄉人汪道昆記之　明興以來鄉先達
都六卿者無慮什數乃若名實純粹保終譽享高年
者宜莫如尚書初以御史事　武宗言朱寧蕭敬陸
完諸不法事會嬖臣矯詔臨淸爲市力請罷之及事
世宗言桂萼引用王瓊比周爲黨量移信州司理遍
轉諸藩臬大夫尋以中執法治河治漕左右計相庚
戌進大司空其年秋匈奴大入司空械器辦辦給內
外諸軍　先帝法當𦔳大臣獨大司空無預袁州相
國方用事詐爲旨恫喝尚書尚書坐部中自如　詔
下卒無所督過仇鸞請移內庫軍器得以便宜給軍

中尚書引令可格其議不行毋藉兵輦轂下伊庶人請拓府第先莅袁州袁州業已許之尚書獨持不可民力詘矣何能舉贏且非王章毋長奢溢及鶩敗伊庶人敗卒如尚書言天官闕白袁州其以尚書進大司冦袁州怏怏乃含尚書尚書則以家大人春秋高固請老時年六十耳既得請歸從家大人爲田間游鄉人且以二䟽望之海内無兩其後袁州用事久公卿大夫莫不借資及罷袁州言者紛紛毛舉由前則士無全節由後則士無全名尚書翩翩若在千仞之上名節全矣乃今以黄髮而蒙譽命不亦善始善終

哉諸父老謂周太公畢公率以大耋從事尚書彊甚顧就大鄗老焉何不用也古之選舉必始于鄉至若愚老乞言則鄉人禮當世之矜名者鮮不兢兢于天子之庭退而與鄉人居惟其所欲一何詩也尚書家食二十年所無間于鄉人之言故在朝則信史書之在野則序史書之即聞其風莫不立名砥行視在事爲猶賢矣乃今急尚書蘄用世抑詎知不用之爲用邪夫山有泰山鳥有鳳鳥凡有趾者所欲嚮有目者所欲闚然泰山不輟嶮以近人鳳鳥不卑棲以徇俗尚書是已鄉人之力是役也亦猶魯人之侘封禪周

人之快羽儀地近故也吾觀于鄉而知王道周非虛語縣大夫姓羅氏名繡藻縣中人下車而首事表閭識政體矣

大嶽文昌祠碑記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祠家則以其降神于蜀孳象神而祠之尊北極者主玄君尸祝之義錯也大嶽專祠北極百神附焉顧文昌迄今不祠不佞嘗言之柳使君所使君謝曰昔在司禮先帝幸以文昌像賜朝朝至于今與事之毋敢失隊

先帝崇事大岳不啻介丘　今上幸而使朝奉璽書至祠事方懼無以稱　上任使倍　先帝恩乃今依北極祠文昌且尊　君賜禮也於是相與經始得隙地于三公峯之陽東距天門可當斗口甃石高若干尺爲堂廣若干筵堂外爲軒侍乞靈者夫北斗定四時繫八極而文昌用事則文武爵祿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我　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當時若劉文成以下諸臣庶幾名世　孝宗守文繼治王文成乃在公車關中洛下并焉文始興矣　世宗操禮樂爲治天下文明在事之臣各用其職諸尚書郎舊

起若駕八駿而馳崑崙何翩翩也　今天子聖明熙
改　先帝之舊閎儒秉國莊士盈庭海内名家罔有
遺佚以故文德四洽遠人來歸得全全昌此其時也
禮時爲大祠不亦宜乎使君故嘗王藏書以知禮顯
是役也則天象協地宜與人文尊　王德於禮合矣
故使君決筴從之其經費悉取諸舍中覺庫之士無
所預會藩大夫李君以部署至計日而祠成楚人祠
故有歌祖迎皆用此大岳在楚請爲神楚歌歌曰列
幽宗兮天閶踈文石兮華堂躡瑶光兮當戸帥三公
兮鳫行靈之來兮雍雍乘軟玉兮雲中臣聖哲兮爲

役黜口耳兮鴻濛履遠遊兮璆鏘升天衢兮張皇導羣賢兮先路熾明德兮無疆釋余驂兮閬風緩余佩兮離宫覿昌暉兮當世歷千祀兮升中

兵部武庫清吏司題名碑記

司故有題名碑則舒太史紀之矣其言務矜名實不啻狥於衆而徧告之往不佽居舍中石列名且盡諸同舍郎請更始會不佽以郡行其後十五年不佽入佐司馬則尚書郎林文甫趙敬思在事帥諸同舍遍請不佽脩成言稿惟除戎器以戒不虞蓋取諸易自昔五兵之利武庫職之至我　國家則繕之司空峙

之大內有發必先以聞無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慮萬全矣乃今所司大者天下尺籍次者諸司輿隷征庸司仍武庫名不忘古也顧勾稽在尺籍則專設主事分舍主之故事員外郎五年一閱諸軍令罷勿籍獨歲給諸軍布絮無他端內舍主事歸一人則督武學且攝部廩郎獨主征庸出入及省中官吏質成毋退朝入舍中時至輙升堂長揖下堂公事立辦視他舍獨優游且輿隷以力役征不辦責在所部四方失伍必文至而檄詰之今分遣使者按部中此無所預武學材官子弟藉膏粱往往恣睢不受功令諸郎

以數端故卒因故常藉第令更張無所用其力又出入如乘傳不旬月輒徙官即計日考成將不待此其大氐也古之仕者或以其世或以其身終或長子孫或歲至而後代卒以持久而收効衆夫然後名實歸焉乃今事少而權格多又遞遷去即夷夔稷契將何賴以成名必如太史之言則不佞請廣之矣王者載鞬櫜而歸武庫固將藏器待時即無所用之示有積也故積金者饒積粟者飽乃今備在司馬惡能去兵其在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莊生有言兵莫憯於志而鏌鎁爲下夫以中林之士而當干城則其操志

者殊也不佞嘗謂當世急於養士而躁於用人士釋
筮而受程書任者曾不能什五六夫何故養與用異
也當世文武並用而持文墨用事者居多閫外將權
輕受成而已一旦而受戎事任者曾不能什二三夫
何故文與武異也故國不積則緩急無材士不積則
緩急無用早服重積其斯為治國之善經矣乎然而
善積粟者勿奪其時善積金者必與時息時違則事
去時過而後事事則無功故曰時難得而易失志士
將有樹也必有積也資適逢世惡可失時仕莫善於
郎潛所謂時也由郎而下則官薄而事煩等而上之

則任專而事重故惟諸郎事省而武庫尤省良時不在茲乎乘閒暇則明政刑避晏安如懷酖毒昔之從政亦莫不然于時枹鼓不聞兵革不試自公多暇豈無所用其心哉按章程攷令甲則積多聞察地形辨人物酌時宜則積多見博古以資聞見則積多識議堅瑕明奇正部署兵勢分合偵虜情向背則積多謀日而積事月而積功歲而積成積久則相悦以解由是而獨用惡往而不利哉昔之聞人嘗以布衣任天下事卒之名震西夏目爲數萬甲兵其積可知已故百金之士部伍之役也假令得萬人敵將帥之役也

彼以一夫而當數萬夫非社稷之役乎哉有志亦甚是耳夫燕無函秦無廬燕秦非無函也廬也夫人而能爲函也廬也今之君子則皆用世之良上之奉天子威靈下之服司馬法得時而篤相與宣力四方固當韜烏號之弓房肅愼氏之矢函昆吾之劒鏃休屠之金聲而歸之尚方以尊　天子而威四極寧詎謂武庫無兵乎進而揖讓六卿出都四岳次之分部藩臬南面而視諸古諸侯則其緒餘固無難者領郡可斷犀革於齒腐何有哉今大司馬譚公由武庫起自是攘夷距虜儼然爲國金城此其志在古人早服

重積之道得矣其名具在觀者其有與乎此太史引而未發之言敬告來者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密雲故未有祠既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壬申大閱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密雲則督府治也憑軾而經北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釋轡下車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纚纚數千萬言不佞俯而

思仰而嘆也嗟乎吾故知督府之難乃今而後知薊門之尤難也薊門難矣乃今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頃自　先帝即位虜寇灤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薊事在事者委身戮力日請便利行之於是嚴責成分部伍矜保界繕亭障明間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戍守相望輜重相從車戰有營火攻有器以此而視疇昔何論徑庭彼其內乘積廢外刼積威一旦與之更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稽考端拱於上從善如流二三事贊密勿於中筴邊事如指諸掌言入則無不利令出則無不行卒釋羣疑

壹歸國是此今日事也庚戌不戒法當事者狗市中虜既飽歸將歲一唔以望其腹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莫敢誰何　太上撫劒而視邊臣一不效輒傳獨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鄁覺即出鐲鏤重以發言盈庭掣之肘而代之割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之師禦方張之虜蒙不測之罰抗無厭之求狃不詢之謀孰與尸之咎跋胡疐尾雖狠顧且不遑此曩昔事也今日之事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爲功何以故廟算勝也曩昔之事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爲力何以故廟算非也今日之事自中主之此非直督府能也非直將士

力也　聖君賢相之訏謨也曏昔之事自中制之卽智者不暇爲謀勇者無所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烈也諸將吏然疑者半藉藉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攺謀地不攺備其難鈞也乃今視昔有間矣無寧右昔而左今嗟乎不佞嘗從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犬羊也其猛噬猶豺虎也跳梁猶禽鹿也犬羊衆矣吾其鞭撻而驅之牧人事也豺虎猛矣吾其格之搏之有力人事也烏舉而鷹至難制矣吾其鞴弋之網罟之佃人事也君猶天也其明日月也其威雷霆也雷雨時作雖日月不能不晦冥閃忽交加不及掩耳當

其晦日月安足恃哉柄臣挾上行私猶之乎旱而魃也猶之乎稼而蝨也潰中而擁下奚翅豺虎貪鹿犬羊由前而罷者若而人由後而誅者若而人豈其力詘而智卑無亦機格勢禁故終不免楊公中立壹以身狥國家避徑竇不由絶苞苴不入即文武具足業已結　太上之知彼其自君側而虎視公不忘逐逐危可知矣于時虜大舉薄大水峪直將襲故智乘之虜塵蔽天連數百里金吾緹騎日數十至接踵以密聞大墨方睚眦公幸不保以自快公登陴冒矢石覩將諸將兵扼虜衝一虜先登斷臂而墮虜大沮尋反

尾爲首擊其東公業已遣三將先出間道備之嚴虜不得逞夜募死士以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寇馬蘭峪乃復創去由是　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敗率倚辦之揭日月而收雷霆彼其爲魑爲蠱終不得間大都天佑明德賚以不二心之臣人力宜不及此故今之所易昔之所難今之所優爲昔之所不暇則其所遇者殊也諸將吏唯唯則以使者得專紀述願旌公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揆不佞爲公故吏其知者謂不佞爲考信其不知者謂不佞爲市交藉第令碑之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及公得謝諸將吏

請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之安安車旦暮且下居有頃則以襄毅易公名邊人申請者三義無所避惟公以功實冠勳府直將饗太廟書太常薊門特舉其一隅無庸不佞在法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死有述上之不愧尸祝下之不愧鼎銘矣遂勒之麗牲之石系以樂章

建玄鉞兮受彤弓遏寇虐兮三輔東都元老兮繹膚公渥周澤兮九州同輦上國兮綴華戎釋東顧兮紓重瞳最圻父兮尸元功留賜履兮表故宮英勃勃兮

氣如虹駿奔走兮萬夫雄儐俎豆兮伐鼓鐘靈之來兮驅長風辟蚩尤兮御豐隆森象衛兮雲鳥從紛來下兮集高墉

右迎神

挽北斗兮挹上尊鼓吹雜兮鐃歌煩陳部曲兮昔所敦緬折衝兮儼若存閶合終兮寂不喧躡文履兮歸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玦兮翼後昆日云暮兮羣靈奔經太行兮宿昆崙陟帝所兮闢天門宣沆瀣兮協絪緼粒下土兮藩中原韃靺臥兮京觀騫貢駿褭兮效瑤琨來萬國兮叩九閽歷千禩兮奉至尊

右送神

歙縣題名碑記

不使道昆起家職方氏頃年佐邦政辨輿圖抵掌而論古今猶覆奕也儒者誦法三五直以戎翟擯秦秦倍古昔蔑先王擯之誠是也及秦郡縣天下而後世迄今因之藉令三五代興卒莫能反古無亦世以汙隆異道道以升降異宜時而宜之道一而巳先王之制備于成周九州州二十五子百男其地夷於列邑總之千一百二十五國周官可攷而知　高皇帝疆理域中凡千一百五縣由秦而下大較相同建其長

者令予立其兩陳其股即丞簿尉之屬也或以封或
更置莫非時宜且也述職考成今猶古也黜陟廢讓
今猶古也如必五等而後可爲治猶之必鑿刀而後
可以解大軏詩矣夫世及爲禮不必皆良一或世濟
無良民安得息肩所也乃今吏之更置代如四時無
因不夷無僭不肅遲而不積成功不居利在民矣時
而封時而置利害有差其利也封則無改世守置則
可極人臣其不利也封則逆節累著于春秋置則脫
身而逝利在官矣由今視昔郡縣何可廢哉歙故名
州今以嚴邑當南轅其地方三百里而羡視子男過

之其民出糊口者徧四方即食土之毛無慮萬萬指其業詩書禮樂脩正業者什二三大半以賈代耕習心計其俗多武健自負難下人甚則行縣者率目爲上腴操羣吏靡靡非用民治自顯獲上爲難無以展部曾帶東藩諸權有力者窩其寵靈可旦莫及也數者殆難爲縣故主爵往往爲縣擇人縣故未有題名有之自嘉靖始無何而石殆盡戊申而後至今詘然先帝六年姚大夫奉徵至會　今上與海内更始周視列邑議久任以需政成羣吏烝烝務精白稱　上意大夫居歙五稔百廢具興四年冬當再入計先期

勒石左个將備題名則抵不佞子舍中請紀其事不
佞聞之莊子名爲實賓而仁者汲汲爲人必先名實
三代而下病當世而名不稱[illegible]其實不令以敗名非
夫也然五等尚矣春秋無名諸侯中都單父之名至
于今益顯蓋順風而呼則易冐松栢而殖則難今之
名刺史守相必以次遷由令而名輒奉徵召故名易
立士易附惟令爲然顧爲第最課不絕書亦旣赫赫
名矣概諸情實或謬不然此之爲名高終亦的然亡
耳是故假名者伯違道以干名者媮名勝者恥過情
亟人知而名者薄爲霸爲媮爲恥爲薄尚安事名視

彼名敗而人皆見之爲愈下矣抑紀司勳登天府高第最課何可勝原即有不讐焉得人人而核之也無若四境一令佐令者丞簿尉各一人其名氏若揭白日而陳于庭固有目者所共見有手者所共指也夫上之視下也蒼蒼耳曾未得其險夷下之視上也不越乎蒼蒼然而七政可齊千歲之日至可得苟爲不度惡能矐其目梏其手哉先王之畏民碞皆是物也嗟乎戊申而後更九大夫若劉之循吏之果熊之察房之平即賛其名于庭中敢不蒲伏他有善者始亦有聞或虔而不終或久而浸替三代之直道具在民

間民心合則不譽而榮民心離則不毀而辱其在譜者可僂指也要以名實純粹無間始終則自不佼有知惟姚大夫一人耳二三少府民譽往往歸焉能得師矣秦始置鄣郡歙故麗三天子鄣安得後至也者壹如大夫其人則豐碑在庭且與大鄣並峙何負五等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若大夫者信可師矣幸勿忘

蕪湖縣城碑記

高皇帝都金陵列都邑以百數乃若據上游張左輔宜莫如蕪湖即古所稱百二之區其地利不啻也時

方墮城罷戍與海内休息之故邑非附郡者不城蓋有待耳蕪湖扼舟車關市之吭化居者之所必趨司空歲遣使主告緡獨以権賦最天下承平旣久露積日殷嘉靖中島夷大入列邑盡城守所部將有事蕪湖會不果城適寇五十出蕪湖薄都會議者猶以用力鉅損地多告罷復不果城歲巳未盜劫縣庫七千緡吏民持議如前又復不果甲戌盜復刼縣庫五千八百有奇事聞　上詰在事者狀讓提督操江都御史整飭兵備副使罷之建言者請城蕪湖下所部議會中丞宋公以巡撫至何公以操江至直指鮑公以

巡按至孳孳務紓　上南顧憂既而馮使君奉　簡
命飭兵至自朝會遂行縣召三老豪傑畫便宜宋公
出就行部決策之上其議大略以故守吏丈城趾千
九百有奇費七萬毋論力詘如之何其奪商業廢民
居近議環縣署爲城俾縣得嬰城守藏足矣蓋僅僅
丈三百費七千夫城以衛民如之何其棄民居而自
衛非策也乃今臣寬臣儀望臣希顏謹帥兵備副使
臣叔吉暨守臣錢立相地則南留瀕湖而廛居者三
違裁小橫街西留居室完美者百家裁古小永安巷
東北則裁公家閒地不涉民居得地七百三十九丈

爲城市肆不易經費則城市商民任版築者七之四鄉遂七之三畫地分工公家不觱獨樓城門者四闢便門者三城上爲周廬者十有五取給府庫百金城舉矣大司馬當督撫議　上可之乃檄郡守奉行屬郡倅陳所敏韓相遞爲植縣丞張與邦主簿趙峨典史陳時善分督之耆民程繼經歷金汝賢敦工事則以乙亥二月朔首事迄五月終告成負山爲郛面江爲塹樹屛翰擁金湯不勞而功多不費而惠廣勿亟而事速成殆亦百城之冠也往不佞待罪司馬幸得操末議贊尚書比得請歸則城成者二月矣馮使君

紹介子舍屬不佞研之不佞久行閒習彊事頃歲河北多警往往乘寇虐下堅城使城而瑕是以城子敵也況不城乎顧非常之原難與慮始即一言而未及征發境內莫不睊睊有司幸無及於其身又何所利而任之也藉有不測安所登陴輕則噬臍重者暴骨蓋上下胥失之矣豈直有司過哉抑或喜事暴施勞而功半即其材下視避事者為猶賢進之則任事程功較若畫一此其於事多濟非中材以上者不能乃若説使佚勞事半功倍則又其上也昔漢奉陵邑不憚三選七遷蓋將彊幹以隆上都慮至遠矣燕湖轄

五方而府萬貨惡用選遷以彼其饒何論鄠杜諸邑
乃今完繕爲固由此而弭不逞銷未萌百世之利也
是役也承之君命協之民情稽之天時爲不愆度之
地利爲無害出之公帑爲有度均之羣力爲不煩語
曰哲夫成城當事者是已載考春秋之城列邑國不
絕書楚叔敖城沂君子以爲敏子囊城郢君子以爲
忠顧叔敖三月而成子囊猶有待於後嗣功用殊矣
乃若決疑謀興曠事不再討而定不旬月而成則忠
且敏者之爲其功上上不佞職方氏之籍具在法得
書至如郡倅龍宗武劉垓縣令倪湯劉汝桂皆先後

輿有勞併勒之石

重脩祁門縣治碑記

祁門列吾郡上游嚴邑也故多良令乃其民亦視列邑良邑故治東北隅洪武初始中徙而負坎蓋表裏川谷協于堪輿于時草昧不遑僅僅苟合相仍舊貫迄今餘二百年久之則堅者瑕隆者撓翼者折𠕋者刓卑者爲窪隙者爲隧欹者仆圮者崩時而夙夜不下堂而戴招搖雨集而盈不褰裳不涉也　上二年姚令君自公車至諸父老相率而請也治且壞令君其新之令君謝曰嘻吾政未行吾不暇也于是詢疾

苦晝便宜張弛調停務佐百姓之急踰年而政有章
矣諸父老相率而申請也壞且甚令君其亟新之令
君曰嘻民勞未康民不暇也於是減繇役罷追呼以
節民力省供需輕論贖以節民財又踰年而民有息
肩所矣諸父老相率而三請也壞極矣令君終無意
乎令君盱衡而應曰其然吾與公等圖之矣於是財
用取諸歲羨傭作餉諸廩羸桔据悉出令君公私一
無所預爰及經始有衆受成工必中程材必中度其
增高必中土物其延袤必中地宜其塼埴必中準繩
其塗塈必中物采首堂序次庭軒前則房皇後則筦

庫森森井井繚以周垣苦庚庚而艮老庚庚而壯湫隘庚而爽塏陂陁庚庚而廉隅蓋自丁丑以迄戊寅六浹日而事舉令君仍守故舍置而勿新諸父老以爲言令君謂否　聖天子務以持久而脩吏治凡以安民維茲起敝而新之則以聽民治也幸而畢事懼將不稱其居藉令民岌岌而吾即安敗矣安不可懷矧可求也諸父老退而相語曰西伯孳孳懷保岐周終不以其故而後子來夫以子弟而康父母之居且以奉大父母則吾儕事相與程力趨事晝地受工則以封大夫自北而南宜樓居以避卑濕爲樓二逵其下爲池

亭以備游觀不出戶庭直將臥羲皇而俯濠濮即一區儉於容膝庶幾足以奉膝下歡令君出而視事入而承驩忠孝備矣工既落縣博士率諸生以狀詞不佞青門蓋以興作職之令君而紀述職之鄉校其等無能爲令君役願抵司馬之言嗟乎諸君子率取節而多令君茲特其末節耳令君嘗以片言而安境内即遠者陰饗其利而不知其爲治也直以精白爲基敦朴爲畚閑廓爲宇高明爲堂疏達爲應門周愼爲環堵勵精爲橐鼓樽節愛養爲餱糧廉直勁正爲墉爲平文物聲名爲丹爲雘是役也耳目之所易及者

也其於令君寧足多邪博士諸生對曰善乎司馬之知令君觀其深矣吾黨闚觀者也亦嘗觀于其隣彼其得百里而南面治之無小大一也小而視之瘠也一以其治爲蘧廬大而視之腴也一以其治爲市肆蘧廬則偷偷則無治市肆則擾擾則無民吾邑幸而得令君在宥而理矣即吾黨淺之乎觀令君也寧詎能無述乎哉竊聞易之有事者三一曰屯二曰蠱三曰革屯則難之始也利在經綸蠱則弊之因也利在幹濟革則弊之終也利在變更　國初其屯之時乎建而不寧難與始矣今則蠱也蠱而裕將不知其所

終終焉不瀸則革爲政其創鉅其舉羸有道者能敝不新成與其革也寧蠹蠹之時何時也胡然而元亨胡然而利涉其斯爲有事者之資乎假令喜事而暴施新與故俱敝矣故必慎慮其終始而後可以濟時艱蠱之道也令君之爲是役也急之不爲事先寛之不爲事後先甲後甲其在斯乎且也夏后殷周之興中葉乃革我　國家承平久矣治道愈益綦隆本之功德巍巍即歷萬世無弊矣顧今恬熈相襲玩愒相沿槪于舊章不能不蠱資適逢世非男子之所有事者哉用事者庶無及于其身將以不知其所終者遺

于其後滔滔皆是也令君之筮仕也顧獨汲汲而乘
時在蠱之初居然有子矣得時而駕用譽以之咸與
維新皆是物也鄉校之誦令君者具矣不佞何言令
君起家永年名三讓徃年最課得封其父爲縣大夫

太函集卷之六十八終

太函集卷之六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記七首

姚令君生祠碑記

姚令君令歙者六年上計者再比還縣　召令君待次天官令君未及稅車行矣都人士冕衣裳者逢掖者尌注者縞帶者諸父老杖者韡者扶掖者提携者衣大布者服短後者屨劉劉者馳者走者奉車者當轍者藝蕭者饋漿者曲跽者曲踊者啼者泣者自西郭屬之境外無慮數千萬人相與擁塞郊關車不得

進令君亦爲之傳車慰勞滂淫淫靄衣自有邑以來未之前聞也令君既去都人士若諸父老就西郭置令君祠祠成屬不佞道昆勒其狀麗牲之石不佞家食者六之二宜未睹令君之全令君楚人不佞業已自楚得令君矣令君美爲政者五其所不可及者三將終其几即更僕未悉也歙故巖邑其山川以峭激多奇俗儇而輕其人率負氣而守勝故必勝者輕用閒不勝者輕用誹閒則汙行誹則敗名兩者皆害也令君入境皦皦然若揭日月而行即善閒者寢其謀善誹者捫其舌矣由是未施令而民信之一美也太

史公之多吏治以循不以廉其所不然以酷不以墨令君廉矣顧孳孳境內而務拊循明足以見淵魚而不欲察利足以剸犀革而不欲傷威足以辟神姦而不欲逞循理無害由由然得民和二美也邑賦之害者兩端其一收頭其一糧長無論因而為利掠編戶而盜公家其害衆矣抑或代編戶輸公家之急在事者徒以越瘠委之夫夫何辜乃獨受其害也令君令編戶皆得自輸縣罷收頭糧長則以戶上上者承之其餘併力以為朋中五之一下什之一民迄今大以為便上所部絜令行之　國初襒郡以丁賦緡而有

司獨倚辦歛歷二百年所歛代他縣累百二十萬有
奇令君力持議以聞歳減邑賦三千三百所部議省
里戶他縣率踵故常獨歛私役不與市價不二則令
君以也脩此數者而民力紓三美也歛故多訟利在
勿留留則彊有力者鬻其權近習竊其柄矣令君不
受先入即居其間者無寵靈月夕親爰書即抱牘者
屏而待久之訟者罕至胏石虛無人四美也歛俗喜
自輕而傾人之産獄訟滋煩令君懸書邑中諸自殺
者勿問歛俗故以家世相役僕而逆節漸萌令君謂
閭右籍是以庇其家長民者籍是以保其土分定故

也嶄不可長卒誅跋扈以正名歛俗多鷸冠守望或不保令君不得其狀卒未嘗入之人以爲言令君曰彼無狀將不可勝誅脅後舉卒縛渠魁若干人傳之法境内乃安歛俗多囮辟子女而外市令君夷其淵藪皆伏辜由是民重爲邪四境之内無故五美也往令君舉進士奉檄而入新都年少耳其始至也目所及者再見輒名之手所及者再舉輒誦之一何敏也藉令喜事而暴施焉用割矣令君沉幾重發操法恕施兢兢乎慮下而圖難即古所稱老成人未壯得之矣其不可及一也疏良令者先後數十上必首令君

藉令政怠于成其何以永終譽令君慎終如始不以其故而忘兢兢其不可及二也故事令三歲李從官而久任則令始事倍功半寧無少望矣乎令君從頌不改其初兢兢猶故也其不可及三也夫美錦學製古昔爲難五美而一有焉足以令矣令君兼此悉備豈不卓卓乎哉而況持之以重出之以平有而不居久而勿替此民人社稷之依也昔庚桑楚居三年而穰畏壘其民尸祝之令君居邑中不啻五稔而其澤流百世即既出而屢豐年乃今奉衣冠陳俎豆祭典於是乎在世之血食者紛紛也必如其人而後宜

聞者曰固然都人士若諸父老之報令君庶幾乎萬分一矣吾聞令君有慈父曰訂德禮而訓之令君佩之不忘自命曰順比就養即庭內不聞其聲及其程督政經事事必軌于正義然則令君之政之美父教之也且也三年有成聖人能事下聖人一等宜必倍之故久任自令始而歛幸得及于令君時倍而功與之俱非直降才殊也然則令君之政之美君命之也祭者先河而後海其何以報乎都人士若諸父老謝曰善德令君而必本之君親厚道也吾儕亦相忘於江河者耳烏知其本哉即知之寧詎爲報令君行矣

上之以骨鯁酬　明主下之以百順答所生庶幾乎爲千萬人報之矣吾儕日趨祠下第稱萬壽賛無疆則所以爲報也

白嶽文昌祠碑記

玄君北帝也我　國家建都北極與主玄君盛德始于北而濟于南二時具在于楚則時玄岳　文皇帝治之于越則時白岳　肅皇帝治之一以鉅麗一以神奇絜其廣狹不同亦晉之于魯也所出同矣夫天象懸衡于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二時故未有特祠殆非類於上帝之義也往余有事玄岳乃始

建文昌祠祠成業已勒石紀其事及余既釋邦政退
就父母之邦則以望祀同科胡爲乎獨詘於此會馮
使君行縣至余輒以祠議抵使君使君慨然應曰司
馬有意乎斯文叔吉幸得爲役顧岳形皆北鄉諸祠
事因之地利則然其於方位無當也其西麓出而爲
阜故以形勝面南冠阜爲亭亭廢不治要以南覲五
老左提三孤控二水爲隍負天都若扆蓋正位而立
獨當一奇建祠便於是檄縣長吏發贖金三十斤則
以丞劉守復董其成邑人叅軍金汝賢爲植其制悉
出使君部署不五月而告成使君則以碑屬焉請得

如玄岳故事適余在疚使君尋以遷秩行及余以卜葬謁玄君齋宿祠下既完且美庶幾乎瑶光之庭即㬇區神皐避三舍矣竊惟　明興以文治治天下定惟諸臣光輔　列聖而左右之栝蒼於越具曰文成裒然並舉往余爲之揚扢則元美以爲不然作者將自託爲名高惡用兩君子爲質余悚然意下不佞於是乎失言夫仲尼以身繫斯文本之自文王始純德不顯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即三代之英宜不及此令之名世兩君子豈不偉哉其一爲帝者師其一聖人之徒也要諸文德以爲德則爲緝熙文治以爲功則

爲怙冒文言以爲言則爲易教之潔淨精微以是曰文文之至也借曰未喪兩君子然乎哉近世愈益卑卑務自引而高一世文學侍從之臣猥自以爲黼黻詞章之士猥自以爲桓文即有所長其何以希不朽以是而概諸兩君子其猶朝菌之視大椿與嵩高之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自昔籍籍稱楚材其爲嶽降不虛矣惟茲產上都而被首善蔚爲國楨非有所待而興此其選也乃今連茹而進翩翩而拔前茅亦既如林矣上之爲周召之治爲訓誥之文經緯天地以成章煌煌乎明德也下之則知天命如括蒼知性

與天道如於越卽德非其至星隆則從而隆抑或急
近功持單議曾雕蟲之不若侈然自以得與于斯文
此之謂碞德碞星天垂象而岳效靈何爲也時馮使
君以方伯居楚都人士述不佞之言告徐君侯君侯
楚人時以方祀而飭祠事乃進都人士申不佞之言
夫象而列星形而名岳天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人文也若殷良弼若漢宗臣遜志典學以
佐中興鞠躬盡瘁以輔少主天人徵應之符不爽矣
三命二表則其緒餘都人士第師文王學孔子時而
鹽梅時而魚水無施而不宜司馬非直爲南國謀且

以張楚非直張楚且以廣厲四方成位無良願以是而廣使君之德意乃抵二史氏屬曾令君乾亨勒之廡東

重修涇縣儒學碑記

今天子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責在有司務程功能繕居息以興文治涇爲宛鉅邑輔首善而數人文比者將作不共學舍日圮李令君至惟教育爲孳孳其言曰邑無小小者不廢牛刀邑無大大者不廢幅尺庶而富富而教則所以幅之尺之也境内僉于百里民聚如市積如京士旅如林取高第如瀕拾亦既

庶矣富矣教矣滋大矣有司之所夙夜者其惟造士以率民于是程督博士諸生時有正業日有省月有試非直家喻而人益之士斐然鄉風不旬月而烝烝起矣則又以藏脩游息教所由興乃今有其廢之莫之或舉即䆉菜者趨庭者駿奔走者其將安仰倚席者及門者鼓篋者呻者訊者其將疇依乃命工師大爲之飭則自戊寅經始迄巳卯告成左之由殿而廡而戟門右之由堂而舍而黌門咸與維新不啻更始問其工則令君精也民無與也問其費則令君緍也民無與也二三博士介兩生而三謁不佞請碑之夫

惟令爲近民其親則父母也其尊則師帥也里父有
子教之惟懼不刑教而不刑賊其子者也軍帥之行
三軍也訓之惟懼不習訓而不習是謂糜軍教子者
業已爲之隆師爲之親友猶必爲之授室而後乃有
寧居訓士者業已爲之分部伍合攻同猶必爲之拮
据室家綢繆牖戶而後乃有固志蓋工必居肆農必
居田居肆則百志成居田則百畝易以小踰大何獨
不然謂教爲無益而不興謂士爲無益而不養是不
愛而爲禽犢不仁而爲痿痺者也下也與夫養夫學
宮鞠爲茂草而不除環堵不蔽風雨而不治是徒陽

浮愛之仁之卒之噓吸不與通甘苦不與共者也猶之下也令君是役也其慈父之善用其愛良將之善用其仁者與猶未也莫非子也諸生則當戶耳莫非士也諸生則選鋒耳假令瘠支庶以肥當戶僕卒乘以主選鋒患不均矣是役也令君躬任其財力秋毫不及於齊民其斯以爲鳲鳩之子卒然之師兼愛而同仁者也或曰昔在令甲博士諸生咸在舍中乃今日月至焉籍名而已衷考其實無亦告朔存羊乎哉不佞曰其然吾黨所謂實者異于是彼其禮廢而餼存非實也概諸其實豈惟一餼非邪羣居而燕朋非

實也居業而中廢非實也藉令樂羣敬業接袵而成
名則亦實之賓耳惡在其爲實哉諸生幸得爲仲尼
之徒率由是路出入是門甚則冐然升堂而入其室
矣居常之所誦法寧詎爲名高我思古人寔獲我心
反而求之自得師矣居此者爲安居學此者爲實學
夫既處其實矣高名將焉避之鼓鐘於宮聲聞於外
由此其選也且也令者令人者也士之從令也宜莫
如從心令君惟教育爲孳孳務程功能繕居息於是
乎有實心矣跡其從政亦莫不然邑有期會於郡城
則捐公羡而治公舍邑有轉輸於隣邑則捐公羡而

庚公漕凡其所以砥礪廉隅與擇便利莫非實也牖民孔易夫非躬行也與哉令君名日文撫之金谿人舉沈懋學榜進士

古城石梁碑記

上紀萬曆之十年齊民寧一申命司徒經野制賦凡諸可以佐百姓者務與良守令共之其年曾令君最休寧郡大夫髙公出守吾土相師而脩封疆正經界籍而上之司徒歲乃大稔四封露積既及閒暇乃進諸父老若博士諸生蒐百廢而畢興之而後與境内休息諸父老咸造令君所上便宜令君日父老善爲

境內謀則郡大夫在則之郡白郡大夫州自漢及隋故治黟為歙越國公扶義而起城萬歲山其後殁為明神世爵世祀勿絕海陽附古城十里而近川流會縣南滸者五是曰漸江襟縣而東萬歲山捍下流如碣石形家謂縣得茲山而壯在地戶如拂棖藉令截流而梁則加之梟矣且也縣故未有城有之自嘉靖始由是環邑殷殷盛矣視疇昔不啻倍蓰乃今藉君侯之靈坤所不足于民便博士諸生又言海陽之學宮葺矣豈不煌煌乎哉昔為文獻隩區率踵武相及耳頃自古城考浮屠七級乃始結袵同升蓋學宮抱

鄰而古城居巽崇高而厚下庶有補于文明願及今圖之於學士便其居民則又以古城當四衢八達之地水潦降則徒杠可乘是歲水溢者三行者病涉非輿梁不利非石不梁願及今圖之於行者便郡大夫報可從民之便將不待三是在令令君唯唯則奉德意而宣言於諸父老若鄉先生　縣官百歲更經十歲更籍諸父老一時並舉無巳太勞日幾幾望其息肩矧可甚也要以庶而富富而教民治胥此而成今也語庶則都鄙鄉遂將不容語富則踰溢僭差將不制語教則絃歌俎豆將不廢而斌斌郡大夫惟是舉

爲孳孳則保富貞教者之所爲務也乃其心罔不在民矣顧茲費以萬計徒以千計役以歲計如之何其敢輕用吾民不費而惠不擾而成則郡大夫意也父老黃廷侃既受面命退以其私語其儕長民者善爲吾謀至周矣愛不弛勞勞不克愛即祖禰之笑子姓何加焉廷侃聞之一裘千腋集而成也獨任或懼不周一國三公渙而敗也輿尸或懼不急廷侃賈豎頑以不肖之身任之上之毋煩郡大夫若令君下之毋恩鄉先生若諸父老得請幸矣鄉先生若諸父老灑然避席而起問者三令君有言萬計費長者能乎曰

吾能萬千計徒長者能乎曰吾能千歲計役長者能乎曰吾能終歲而終事則皆再拜述其言入告令君令君上其狀郡大夫愉愉然快也其言曰昔人以溱洧而病執政直以小惠而畀之侃故由織儉起家一旦捐不貲以濟衆真長者事此非郡大夫以義勸惡能徵發及此哉郡大夫曰固然令之訓也鄉先生之倡也諸父老相觀而摩者也郡何有焉乃按　簡書例得賜爵一級則具章服遣文學卒史表其閭適不佞有事海陽令君屬不佞紀其事竊惟東南諸郡新都爲饒新都裂千乘而六之無若海陽爲殖大都以

重積起富齎用則持兩端或自多其素封率以其美而詫鄙縣諭之以義毀如弗聞或身臣虜以益子孫執鞭勿恤即郡中多豪舉惡敢盡謂無其人長者故由纖嗇起家一旦而捐不貲以濟衆無論域中希有振古猶或難之彼陶朱氏三散千金徒賈餘勇卜式多助直將釣奇律以誠心直道而概于中不可同日語矣古歙故有石門宋縣令鄒補之大書兌之卦辭而勒之石覯者不知所出至今猶然疑之其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有開必先此爲之兆使而說則政善矣勞而忘則俗善矣政與俗交相善也夫夫豈小補

哉粱工經始于壬午季秋迄某年月而告成事盖脩八百武廣四軌崇九仞其勞費則令君業巳僂指之不具載

淳安縣治陂渠碑記

淳安故始新縣也漢建安中吳遣中郎將賀齊以狥地至乃割歙東境而縣始新列邑既平則析丹陽置新都郡齊拜新都太守治始新吾宗江南始祖龍驤將軍文和自會稽遷始新令竝以經始得境內守迄今廟食令兩世封樹在焉守習形家言引郭西水渠而東流遶郭若鞶帶廣尋有二深濬而潰語具守碑

中蓋其隍也唐仍其舊吳侍郎融嘗歌之迄宋元豐歷筴之間故令何友直陳曄遞濬如故頃罹寇虐城壕隍淤及城拓而南辟渠而縣志稱人文代起率以治渠徵焉　明興則商文毅公起淳安三都上第而秉國即寓内列邑千計宜無如淳安曠日陵夷置渠勿詰睨者不餍饕食割據紛紛廬者廬圃者圃或夏或蓺或樹華或樹果或樹蔬於是湮者什三沒者什七　天子紀元癸未蕭令君始下車令君嘗再令東粵樹保障功　上賜金進秩既至則恢恢游刃無郤不批百廢具興較若畫一諸父老舉手加額籍籍多

令君良建安以來千古一遇也遂介諸孝廉諸文學
上渠便宜令君曰嘻因地利以利民則有司事元岡
不敏願肩任之乃操簡記按輿圖遺迹宛然在目於
是召諸嚙渠者坐之廷宣言都人士賴渠久矣爾曹
廬于斯圃于斯是皆在辟獨念孽非自作職而祖而
父之由第伐而廬瀦而圃歸而利與有衆共之吾不
而坐聞者幸得及于寬政業已革心會比廬焚咸謂
天賛令君威德較著民大悅服爭自舍業以奉公家
令君復酌時宜與之更始渠廣僅當疇昔之半堤廣
當渠之半堤窮則梁之則又以西郭諸山谷水東注

如建瓴其盈涸可立待也爰令渠復而水不繼將焉用渠乃闢雉潭爲西陂諸山谷水皆來會即龍山之麓闢東陂約下流而捍之蓄洩如水庸轉輸如乘六就西陂築堤一東陂二脩廣皆倍西乃籍浮橋田若干畝壇塲地若干畝易民田爲陂少不足則捐祿入而予之賈鳩工伐石則市閑田以供渠脩三百尋有奇爲石防者三梁者五冬十月農隙首事明年春正月告成要以勿亟而捷有神則説使之效也于時諸孝廉則方世德方學能布狀諸文學則汪士慧周宗文入新都紹介歙處士籍淳安者鮑子良扺余碑之

以紀成績余先世幸而在事在昔夏后氏以溝洫而底平成漢太史以河渠而埒禮樂語其功用要以導水利脩田功令君之渠邑中視稻人之利遠矣都人士應若桴鼓則何以故哉古者度地居民建都立邑審局面勢必協地宜自三五以及于今皆是物也其言演於管郭布於大江以西令君起家太和旁綜俯察心思耳目嫺矣乃令有士孳孳以地得民恢復以循其故潤澤以舉其全雖有國工無能爲役至若不費而惠不勞而成不令而共不疾而速則諸孝廉諸文學述之爲詳非令君宜不及此雖然此其緒餘也

是役也非直襄水土而濬嘉祚在地成形莫非至教
記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職在匠人通于
政矣在禮上有大澤則夫人待于下流何所取之取
諸漱也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何所取
之取諸淫也漱之則川淫之則澤漱之則渠為政淫
之則陂為政流行坎止因厥有常政之象也奉此而
南面吏治其有興乎且也漱之則從善如流淫之則
成章後達漱之則為之者疾淫之則用之者舒士與
文民與業胥此塗出令君是之取爾寧規規然徒為
一澮絜長短邪彼或操拘說而詘堪輿一曲之士也

溺堪輿而闇大體一隅之觀也令君知大體矣賢乎哉處士謂令君具文武才資深矣顧司馬亟從事吾黨猶及令君親見之兩生又言天幸淳而賚令君期月而可如將終惠百里雖加一日爲猶賢余𪫔然笑曰處士渠令君惟其遠兩生陂令君惟其留夫陂不耐不渠渠不耐不陂由是而達新安江由是而放東海上善若水則惟令君余將以是爲宜僚併勒之石

潘氏宗祠碑記

余以三禮起家禮特爲大夫禮莫重于祭重祭故宗廟最古者大夫之廟三士一乃今與主別祖迭進五

宗盖舉宗爲祠率用士禮新都禮義之國諸大宗各有祠郡大夫澤施于民其後或作寓公于吾土若程公元譚若任公昉迄今血食民間本支奉之爲百世不遷之宗以昭穆祔要皆本于仁起于義禮所生也潘氏自刺史守歙名名刺史以善政得民使者柳玭上卓異狀上課之最旌以璽書子孫留歙黃墩自唐乾符始至宣議郎承務徙婺復徙歙杏潭潘之枌榆自潘村始宋武節大夫珏長子節度使有容次子迪功郎有餘並遷巖鎮太學生洋發秘書監源發並有文名爰及　明興其族滋大處士逵三舉子長陽江

今英次百歲翁韶季曰黃鼎足而立顧自元祐迄于嘉靖祠事未遑今嘗語翁始祖澤在守土尸祝之事九天幾幾望之乃今所不足者非財是在仲季季曰敬諾亟奉二千金以備經營翁年及期則夫婦偕也詔賜爵一級表其閭潘受氏自昆公世多黃耇翁考居室餘暑曰百二堂比考終顧命冢子尒伯叔父有志未逮則當其天年而翁幸保餘年卒落成事近之無以面兄若弟進之無以面曾祖禰遠之無以面始祖刺史公勉之此當室事冢子屏息受命三踊而號延年所不終事以腆吾親有如日先是形家指吉土

在巖谿之陽廣十二丈有奇脩三十丈潘汀州爲余胏腑然其言比度地則舉而授成卜且習吉于是聚族經始召工師程工北面爲永思堂凡七達中奉顯祖左右分曹而戾五等奉五宗或百世不遷或五世則遷悉如禮制東西爲夾室其上爲閣以待祧東西廡衡二十二楹北上由中堂歷階而下累百步爲方池中池甃石爲臺臺爲亭南北梁之以通出入應門九達左右分聚食待餕之庭門外爲露臺可集數十百衆歷階而下爲皐門五達額爲潘氏宗祠西祠節烈賢良東祠后土又下延百堵者三之一繚以周垣垣

以外則嚴谿也葢自丁亥首事迄辛卯告成主者既受遺金佐之再倍有半舉宗萃多主者不五年而奏功主者謝曰此祖宗百世之靈先君子之遺命諸父兄子弟之戮力百工之效勞不孝庶無傷厥考心足矣其年芝一莖產祠之極拱若盤盂四鯉各盈尺躍于池皆赤金色時汀州冢孫之惺舉内史應如期有聞必先兹其芝之房龍之窟也脩禮而達順故龍可沼芝之可畦余發禮家言謂是舉爲得禮意

故太學惠景公祔祠碑記

吾宗聚族而祠先越國者無慮數十百區而潛川最

著潛川聚食於祠者無慮數百千指而熙惠景公特聞
先越國爲百世之宗是宜與主凡諸後世以德善功
伐文章顯者則子孫爲之立主而祔之祠然必舉宗
無間言乃始得祔祔抑或自經始而迄成事祠費不貲
凡諸孝子慈孫思崇祀其祖禰藉令質行無缺皆得
輸祠金而祔之祠然必舉宗無間言乃始得祔盖其
慎也至若舉宗莫不歸德共爲之立主而祔之祠者
未之前聞有之則自惠景公季禮始公名大節爲余
大父行季禮字也席故饒者七世至父光祿公而益
昌光祿公息子三伯先亡仲待次闕下季獨居子舍

善得父母驩心少喜談兵攻騎射習技擊光祿不悅日討儒術而訓之與爾爲絳侯無寧爲賈太傅與爾爲霍驃騎無寧爲司馬長卿季唯唯遂折節而入橋門則治春秋傾四方之士其後光祿即世母氏嫠然獨存季盡禮盡哀既奉大事歸養庭內母氏恃以爲安者三十年先是以貲受秩者畢集分宜賈豎子皆得巧宦客諷惠景季入公寧藩張廷尉邪惠景謝曰如將籍一命以利民則老母在無能勤民於遠如將徼一命以自利是貪賈之以姦富者也余何有哉居常重購二代鼎彝及百家圖籍目之所擊手之所披若

蔑商鹿臺陳周宗器蘭亭脩禊輞川卜居上下數千年宛若在吾目自言此吾湯沐也毋問吾官光祿故有良圃涔池三惠景拓之而通爲一種魚百石蔬百畦樹花木千章竹千个常見之客翛然而來由由然與之俱興盡而去自言此吾菟裘也吾且終老於斯毋問吾富然夫以盡倫則烝烝厚矣以通物則斤斤明矣要皆生人之所有事其何以得舉宗而尸祝之宗長老有言季禮貌意氣廣交游視劇孟季心若在驂乘顧逡逡禮讓退然如不勝衣人或無禮於躬閑戶勿問乃若先世丘墓有郄宗人子對簿有不平季

禮傾身當之即出千金無所恡卒之侵墓者坐法釋憾者平季禮未嘗自功欿然而已或以緩急告周視而辦應之饑于食寒于衣婚于禽喪于賵以賈困者于資斧以儒困者于膏脩墓者不能樹代其封貸者不能償焚其券祊以外大書棹楔冠以表閭其南當季獻鍾之田賈視上腴什倍宗老倚閭而歎內壯麗而外湫隘可若何季禮挈而歸之祠闢爲廣路直方閎衍廓然大觀既又甃石梁絡水府不惜厚費均於祠事有裨嗟乎邑人重土而輕財甚于重財而輕義跬步之內非勃谿則鬩墻季不受直而自獻于先公

則義舉也鄙人有言饗其利者爲有德富而好行其德仁義附古者有德于其鄉得祀于社今之社非禮也與其祀之社孰若祔之祠以祝嘏則從皇尸以俎豆則齒昭穆以駿奔走則盡同姓以登餕受胙則及子孫要以恊輿論固宗盟禮之善物也古者謚以尊名無爵無謚顧州閭鄉黨有私謚雖私亦公自昔以來皆所不廢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由義而濟曰景之人也尊祖人也敬宗人也壹惠而取節於法固當司馬以禮起家境内於是乎觀禮兩者並以義起在禮何如余小子謂是舉也勸而不僭報而不羸私不

奪公名不浮實不斬祔而舉宗祔之不斬謚而舉宗謚之亡於禮而禮也何以故澤施於民則在祀典求之野質有其文此非作者之裔述者之林惡知禮意吾宗蓋周公之後魯秉周禮而胙穎川新都以文獻興潛川滋大固宜其嫺於禮矣夫惟其嫺於禮也則載之宗祏宗祝職之

太函集卷之六十九